



围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电视剧
三十二年
优秀剧作丛书



围城

原著 / 钱锺书

编剧 / 孙雄飞 屠传德 黄蜀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世同堂·围城/林汝为,孙雄飞等编剧.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ISBN 978-7-02-008155-4

I. ①四… II. ①林… ②孙…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9822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杨益民 王玉川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63千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31.75 插页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155-4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自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于1980年拍摄并播出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产业已培育了巨大的市场,观众达七八亿人,居世界第一;电视剧制作成为热门行业。据中国广电总局公布的数字,获得拍摄许可的电视剧集,近些年来均达到年一万四千集,投入资金五十亿左右。基于我国电视剧制作产业的繁荣发展,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一、本丛书立足于这三十余年间产生的众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作品,以剧作的文学性、文本的可读性为主要标准,兼顾艺术制作、演员表演、观众收视率及各种题材类型(历史题材、战争题材、都市题材等),精心遴选了十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以此作为近三十年中国电视连续剧繁荣发展的一道微缩景观。这将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今后拟继续收入特色鲜明、价值卓著的新作。

二、无论是否认同“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样的说法,剧本作为影视作品基础和灵魂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从它的题材类型、结构模式、人物设置到一个经典镜头的处理,都对行业具有借鉴意义和实际可操作性。本丛书的推出将有助于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进一步细致品味与分析构成一部优秀剧作的诸多细节。

三、本丛书既为电视剧制作行业进行了一次极为粗线条的整理和总结;也可作为忠实的电视剧观众提供收藏和深度阅读所用;更期望丛书的出版能对为数不少的职业编剧和将要进入编剧行业的青年人从剧本创作的题材、主题、人物及情节诸方面提供一个学习的参考范本。

十部剧作相对于三十余年间的数千部电视剧作品真的是沧海一粟,而艺术标准的见仁见智亦难避免。恳请广大电视专业工作者及读者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1年10月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
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

——杨绛



第一集

1. [印度洋上 晨]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正向前驶来。

海鸥围着邮船欢悦地尖叫着，争抢着从邮船扔下来的剩余食品，船上不时传来哄闹声，给早晨宁静的海面带来一些不安。

2.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甲板上 晨 外]

旁白：这是1937年的夏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这艘法国子爵号从欧洲向中国海驶来。它的乘客中有去中国租界的英国人、法国人，也有逃离欧洲的犹太人和不少安南人、印度人，以及由欧洲留学毕业返回中国的留学生。现在人们洗清了一夜的腻汗，来到甲板上吹风。

一对犹太人夫妇挽着手走来。

栏杆边，站满了法国人、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还有几个为数不多的中国人。

一个法国人把手中吃剩的罐头扔下海里。

又是一阵哄闹声。

几个中国留学生冷眼看了一下，离去。

那个法国人调情地把烟圈向近处年轻的犹太女人吐去。

犹太女子格格地笑了。

法国人：“我能请你的太太喝饮料吗？”

犹太女子的丈夫：“当然可以。”接过递来的柠檬水，在一旁自顾取乐。

法国人轻声地：“太太，请那边坐。太太你简直太迷人了！我一直在想你。”

犹太女子笑着跟过去。

犹太女子的丈夫问身边的犹太人：“你是从德国来的犹太人？”

犹太人：“是的。”

丈夫：“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是从法国乡下来的。”

犹太人：“法国乡下？”

丈夫：“是的。”

犹太人：“你到哪儿去？”

丈夫：“上海。去法国租界当警察。我去那里保护法国侨民安全。”

犹太人：“欧洲局势越来越紧张，战争会不会打起来？”

丈夫：“不一定，但我想应该设法预防。”

3.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后甲板上 展 外]

旁白：子爵号依仗人的精明、满载人的喧闹、寄满人的希望，随时都把沾染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船尾。推进的螺旋桨掀起的层层白浪被抛向远方。

甲板的另一处。冲洗过的甲板湿意未干，一位白皙，二十五岁左右的中国女子苏文纨手里打开着一本洋装书，戴着墨镜，舒适地靠在躺椅上看书。

突然，腰里系着皮带的两岁小孩向苏文纨扑来。

苏文纨吓了一跳，嫌恶地推了一下孩子。

三十开外、满面倦容的孙太太忙走来拉住孩子：“啊呀！你看这孩子，死讨厌了，跟苏小姐去捣乱，不干好事。”

苏文纨摘下墨镜，和气地：“噢，是孙太太，让他来吧，我最喜欢孩子了。”

孙太太巴结地：“苏小姐，你真用功。我们先生常说，女学生中像苏小姐这样才算是替中国人争面子呢，留洋国外，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像我们白去了国外一次。”

小孩又在捣乱了。

孙太太打了一下：“唉，你这个孩子！”

苏文纨小心翼翼地握住小孩子的手腕，问道：“噢！没关系的。爸爸呢？”

小孩睁大了眼睛，噗噗地向她吹唾沫。

苏文纨慌忙抽回手，掏出手帕擦了擦。

孙太太叹了口气：“他爸爸在下面赌钱呢！这些男人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的什么，赢几个钱回来还说得过，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还要赌，恨死我了！”

苏文纨鄙夷地看了她一眼。



4.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船舱里 晨 内]

旁白：留学生们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际的，进城、出城、帷幄运筹、决一死战。又听说，麻将近年在欧美风行。打牌不仅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

孙先生与几个留学生在打麻将。

舷窗外，穿着单薄的鲍小姐从舷梯上走下来。

一留学生见了，叫道：“你们看呢，啊哟，简直是熟肉铺子嘛，公开卖肉。”

孙先生催促着：“出牌，出牌！”

另一留学生：“我呀，把它叫做‘真理’。”

孙先生问：“什么意思啊？”

留学生：“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你说呢？孙先生。”

孙先生：“可是……鲍小姐她并没有一丝不挂呀？”

留学生：“噢，那我就修正一下，叫‘局部真理’，啊？哈哈……”

5.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后甲板 晨 外]

船舷边。

黑瘦的徐文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贪婪地盯视鲍小姐。

鲍小姐衣着摩登，海蓝色的短裤，镂空的皮鞋里露出涂红的趾甲，见有一张空椅，问：“对不起，我能搬这椅子吗？”

犹太人：“你要一个吗？”

鲍小姐：“不，我要两个。”

犹太人自动让开，对另一个人说：“我们去那边吧。”

徐文国走来：“谢谢你，让我来搬吧！”他对鲍小姐说着，将椅子搬到船尾甲板。

鲍小姐跟着他走去，指向扶栏边：“放那儿。”

孙太太向鲍小姐方向看了一眼，对苏文纨说：“喂，这几天你注意没有？她把方先生的灵魂都勾出窍了。”

苏文纨像是被刺了一下，又像在安慰自己，说：“那不可能吧，方先生和我是大

学同学，他可不是那种人呢。”

小孩：“妈妈，爸爸呢？爸爸上哪儿去了？”

孙太太没有理孩子，继续说：“这些人真让人琢磨不透啊，男人啊，四年变化可大呢……”

徐文国坐在那里不很老实，对鲍小姐嬉笑着：“……啊，鲍小姐……”说着，欲去拉她的手。

鲍小姐打了他一下：“讨厌！”

苏文纨：“……再说鲍小姐也有未婚夫，是医生，她自己告诉我的。”

孙太太：“未婚夫？啊……”

徐文国将自己的位子拉了一下，凑近鲍小姐。

鲍小姐厌恶地骂道：“你这人怎么这样？脸皮太厚了！”

徐文国嬉笑着：“哈哈……是吗？欸！我知道，你是喜欢方先生，他真有福气。”

鲍小姐：“去你的，讨厌！”

徐文国：“啊！上海快到了。难道你一点不想想你的未婚夫吗？”

鲍小姐不理他。

苏文纨看着他们，这时她发觉方鸿渐正走来。

方鸿渐二十七八岁，面目清秀，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正走上甲板，潇洒地走过来。

犹太丈夫向他打招呼：“方先生，你答应晚上去跳舞的。”

方鸿渐点下头。

法国女郎：“我们一起去，好吗？我们等你，晚上见。”

苏文纨看着方鸿渐与他们打招呼。

方鸿渐向她点下头打招呼。

苏文纨笑了。

方鸿渐向苏文纨走去。

孙太太站起，欲要离去。方鸿渐打招呼：“孙太太，你好！”又与孩子玩耍。

孙太太与他点头，对苏文纨说：“我先下去了。”



方鸿渐这才对苏文纨说：“你好！”

苏文纨：“你好，方先生。今天起得早！”

方鸿渐：“啊哈……嗯，在海上走了一个多月，天气真热。嘿，是兵戈之象啊！”

苏文纨问：“方先生，你说上海会打起来吗？在国外想回国，回了国又不知道命运会怎么样。”

方鸿渐没有回答，拿出手绢擦汗。

苏文纨发现了，说：“啊哟，方先生，你的手绢怎么会那么脏？怕是一上船就没换过吧？”

方鸿渐掩饰道：“啊……不，我买了一打新手绢，后来给洗衣服的丢了一半。”

苏文纨：“拿我的先去用吧！”说着，将手绢递给他。

方鸿渐：“不好意思！”

苏文纨：“啊哟，拿着，别推了。我最不喜欢推托了，拿着。”

方鸿渐只得收下：“这个等……等我洗干净了再还你。”

苏文纨：“谁要你洗，你洗也洗不干净的！欸，方先生，过会儿你把手绢交给我，我帮你去洗。”

方鸿渐：“啊不……不，那是丈夫对……不不，那是妻子对丈夫的……”他尴尬地笑了，然后左顾右盼地在看什么。

苏文纨：“老同学，这点事怕什么……方先生在等什么人吧？”

方鸿渐忙掩饰：“没，没有啊……”

苏文纨向鲍小姐方向看了一下：“快去吧！那边等急了。”

方鸿渐脸一红，略显尴尬地：“呃……那对不起。”说着，离去。

方鸿渐走过来。

鲍小姐：“懒虫，到现在才起来。”

方鸿渐坐下，不好意思地笑了。

鲍小姐不满地：“方先生，你真会对女人献殷勤。”

方鸿渐在抽烟，鲍小姐衔着烟凑在他的烟上点烟，并吸了一口，得意地吐烟。

方鸿渐用苏文纨给他的手绢擦脸上的汗。

鲍小姐抢过手绢，把它扔到了海里。然后大笑起来。

苏文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生气地合上书，站起，离去。

6. [苏小姐客舱 日 内]

苏文纨回到客舱，躺在床上，心里很不开心。

7.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酒吧 夜 内]

在音乐声中，方鸿渐与鲍小姐翩翩起舞。

方鸿渐：“我跳得不好！”

鲍小姐：“还可以。”

方鸿渐：“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吧！”说着，他在一边坐下。

有一男士来请鲍小姐跳舞，鲍小姐跟着他又进入舞池。

方鸿渐累了，有些厌倦了，悄悄地离开酒吧。

8.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甲板上 夜 外]

方鸿渐走去，倚在船栏边远眺。

起海风了，船有点颠簸，有三五男女在僻暗处悄悄说情话。

鲍小姐走来，见到方鸿渐问：“方先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让我好找。”

方鸿渐不语：“呃……哈……”

鲍小姐：“你想我吗？”

方鸿渐望着她，轻声地：“想……”

鲍小姐也望着他：“你让我想起我的未婚夫，你跟他长得像极了。”

方鸿渐望着她。一个大浪打过来使船身晃得厉害，鲍小姐站不稳了。方鸿渐趁势勾住她，往前就吻，并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鲍小姐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少许，她灵巧地挣脱出来。

鲍小姐：“啊哟，你把我闷死了，今天太便宜你了。你还没有向我求爱呢你！”

“那我现在向你补求，行吗？”方鸿渐有些不太情愿地说。

鲍小姐：“啊哈……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今天够了……”

方鸿渐又上去抱她。

鲍小姐轻轻地推开他，说：“有话斯斯文文地说。”

方鸿渐：“好，我送你回船舱。”说着，又把手勾住她的腰。

鲍小姐突然问：“欸，你舱里的那个安南人昨天是不是下船了？”



方鸿渐见有人来，忙把手缩回，问：“怎么了？”

鲍小姐就势脱身，哧哧地笑着说：“我觉得冷，我先下去了。”说着，招了下手离去。

方鸿渐呆呆地留在甲板上。

船上的侍仆阿刘突然在他面前出现，恭敬地：“方先生，方先生。”

方鸿渐愣了一下，赶忙离去。

9. [方鸿渐客舱 夜 内]

方鸿渐走进客舱，扭开床灯，枕着手臂，望着天花板发傻。

10.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走廊 夜 内]

夜深了，鲍小姐从走廊的一头悄悄走来。

11. [方鸿渐客舱 夜 内]

方鸿渐听到她的脚步声，紧张地坐起。

鲍小姐推门，闪了进来。

12. [海上 晨 外]

子爵号在海上航行。

13. [方鸿渐客舱 晨 内]

方鸿渐醒来，发现身边的鲍小姐已经不在。

床上留下鲍小姐的三只发夹，可方鸿渐并没有留意。

14.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餐厅 晨 内]

鲍小姐走进餐厅，见苏文纨在用餐，上前招呼道：“苏小姐！”

苏文纨没怎么答理她。

一边的法国人对鲍小姐说：“今晚我再请你跳舞。”

鲍小姐点下头，走进来，热情地与人打招呼。

一留学生：“鲍小姐！”

鲍小姐：“孙先生早！”

孙先生：“鲍小姐！”

鲍小姐对那孩子：“啊！你真乖，多吃点，啊！”

孙太太看着她走去的背影：“你们看这身打扮，真够讨厌的！”

先生们不理睬她的话，欣赏地望着她远去。

鲍小姐在近舷窗的位置上坐下。

侍仆阿刘上前问：“小姐要咖啡吗？”

鲍小姐：“要两份。”

孙太太向鲍小姐方向看了一下，对丈夫说：“这次出洋总算学个新鲜，有未婚夫还这么浪漫。欸，她自己讲过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出的呢！”

孙先生：“那有什么，方先生留学的钱还是他老丈人出的呢！”

孙太太：“丈人！方先生结过婚了？”

孙先生：“老早订的婚，他丈人是上海点金银行的经理，有点钱。没想到……”

留学生：“欸，说呀！”

孙先生：“他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未婚妻去世了。老丈人一发善心，把准备结婚用的一笔钱拿出来，给他留学用啦！”

15.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楼梯上 晨 内]

方鸿渐走来，苏文纨欲擦身而过。

方鸿渐见了，忙打招呼道：“苏小姐，早上好。”

苏文纨爱理不理地走去。

方鸿渐一时摸不着头脑，他停了一下，朝前走去。

16.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餐厅 晨 内]

方鸿渐进来，看了一下，向鲍小姐方向走去。

孙先生：“算他运气好，听说他的博士文凭是……”他凑近那留学生轻声说着。留学生惊奇地看着他。

方鸿渐走过来。

孙先生问：“方先生，怎么等大家吃完了你才来啊？”

方鸿渐掩饰地：“噢，头有点疼！”

孙先生：“是鲍小姐秀色可餐吧，哈哈……可别独吞哟。”



方鸿渐只是笑了笑。

孙太太站起：“走吧！”

孙先生：“好，咱们走吧。”他与方鸿渐握了一下手，离去。

方鸿渐向鲍小姐那里走来：“你好！”

鲍小姐：“我已经要好两份了。”

方鸿渐坐下：“谢谢……欸，这个苏小姐为什么对我爱理不理的？”

鲍小姐：“傻瓜，这还不明白？”

方鸿渐：“怎么啦？”

鲍小姐：“我都猜得出来，你还不明白？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的骄气。”

方鸿渐有所悟地：“嗯……你神经过敏了。”

鲍小姐问：“这一夜睡得好吗？”

方鸿渐：“睡得很甜哟，连梦都来不及做。”

鲍小姐喝了一口汤。

方鸿渐看着她，讨好地：“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黑甜香。欸，像你的皮肤一样，黑甜，像朱古力。”

鲍小姐白了一眼，怫然道：“黑甜，朱古力，难道我就这么黑吗？”

方鸿渐一愣，马上申辩道：“嗯，我欣赏这种颜色啊！”

鲍小姐叉了一片熏火腿。

方鸿渐：“记得在西班牙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美女跳舞，她的皮肤啊……”

鲍小姐有点得意，但仍揶揄地：“去！说得好听。美女！你还不是喜欢苏小姐那死鱼肚一样的白皮肤？你自己就是扫烟囱的黑炭。”

阿刘走来：“方先生，方先生！”

方鸿渐：“什么事？”

侍仆阿刘笑嘻嘻地伸出手：“……也没有什么事，这是我今天早上打扫你房间的时候捡到的。”

方鸿渐一惊。

阿刘手中有三只女用发夹。

鲍小姐顿时脸飞红，眼睛睁得老大。

方鸿渐迟疑了一下，尴尬地掏出三百法郎交给阿刘。

阿刘马上谦恭地道谢。

鲍小姐眼睛望着别处，只当不知道。

阿刘：“方先生你放心，我最讲信用的了，不会说出去的！”说完，欲离去。

方鸿渐：“欸！你把那个东西给我。”

阿刘还给了他。

方鸿渐：“……把它收拾好……我好糊涂啊！”说着，欲把发夹交给鲍小姐。

鲍小姐没有接，发泄地：“谁还要这东西，让那脏手拿过了。”

方鸿渐自知倒运，尴尬地：“别生气啊！在船上生气是要晕船的。”将发夹放到桌上。

鲍小姐愤愤地：“你自己惹出来的事情，还说缺德话，哼！我看你们男人的脾气全是这样！”说着，拿起发夹一扔。

方鸿渐无奈地看着她。

鲍小姐：“我那个未婚夫李医生可不是这样，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方鸿渐顿时心里作恶，便刺了她一句：“基督徒，基督徒还要做医生啊？”

鲍小姐不解地睁眼瞧着他。

方鸿渐口气缓和地：“基督教中有十诫，其中一条，别杀人。医生除了职业杀人，还能做什么？”

鲍小姐好像有点明白了，生气地：“胡说！医生是救人生命的。”

方鸿渐笑了，他有意撩拨她：“救人生命就不要当基督徒。医生啊是救人生命的，基督教呢是救人灵魂的。病人有病，就要找医生看病，医药无效，难免一死。他呀要找神甫给他送终。欸，这个呀就像药房的掌柜代开棺材铺。嘿，妙极啦！”他有点自得其乐。

鲍小姐动了真气：“看你一辈子不生病、不请医生。靠一张油嘴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也是学医的，你凭什么损人？”

方鸿渐慌忙声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鲍小姐：“我有点头疼，先走一步了！”说着，悻悻离去。

方鸿渐：“鲍小姐！……你……我……”不欢而散，使他有些懊丧。

侍仆阿刘看着他。

方鸿渐瞪了他一眼：“你看什么啊！”说着，离去。

阿刘看着他离去，又把发夹拾起。

17.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后甲板 黄昏 外]

鲍小姐与一法国旅客走来。



鲍小姐：“我的未婚夫是个医生，跟你一样。”

那法国旅客：“噢，是吗！”

鲍小姐：“他等着我回去当他的助手开诊所呢，所以一见你我就想起他。”

苏文纨款款走来。

鲍小姐：“嗨，苏小姐，你好！快要到上海了，我好兴奋呀！”

苏文纨笑了。

鲍小姐：“欸，你眼光好，看我瘦了没有？”

苏文纨：“你那么爱美，怕你们李医生不爱你？带上几分憔悴才更招人疼！”

鲍小姐：“那恐怕是你的经验之谈吧？”

苏文纨轻打了她一下：“去你的！”

鲍小姐格格地笑了：“坐了一个多月的船，迷迷糊糊的，像在摇篮里，只想睡觉。”

苏文纨：“那你就是摇篮里的小宝宝了，多可爱啊！”

鲍小姐：“去你的！苏东坡的妹妹，才女！”

苏文纨：“净瞎说。”

鲍小姐：“你才瞎说呢。”

方鸿渐见到她们：“二位小姐，欸……”欲要向她们打招呼。

鲍小姐见了：“咱们走吧！”

苏文纨看了方鸿渐一眼，“嗯”了一声，跟着鲍小姐走了。

剩下方鸿渐在扶栏前望着远处发呆。

18.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走廊上 夜 外]

方鸿渐双手插在口袋里，朝前走着。

旁白：他想不出为什么鲍小姐突然改变态度。后来他想通了，鲍小姐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儿。

19.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甲板 凌晨 外]

上海外滩呈现在面前。

乘客们在扶栏前看着。

有人在说：“上海终于到了！”

鲍小姐和苏文纨亲热地挽着手走向栏杆，观看。

方鸿渐走来：“二位小姐，有什么行李要我帮你们拿吗？”

鲍小姐疏远地：“谢谢！不必劳驾，李医生会上船接我的。”

苏文纨对鲍小姐说：“欸，你可以把李医生给方先生介绍介绍嘛！”

“你？”方鸿渐恨不得把苏小姐捏成粉末。

苏文纨冷冷地：“你们先说会儿话，我回舱里去了。”说着，离去。

鲍小姐傲然地望着远处。

阿刘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鲍小姐，想问你要几个酒钱呢！”

鲍小姐眼里迸出火星：“前天不是刚给过你，怎么又要啦？再说我的船舱又不归你管。”

阿刘默然，手向口袋里掏着。

鲍小姐、方鸿渐都看着他。

阿刘郑重其事地拿出一只发夹：“你看看这是什么啊？”

方鸿渐见了，忍不住地笑了。

鲍小姐恨恨地：“你还乐，你乐你给钱，我半个子儿也没有。”说着，离去。

阿刘：“方先生。”

方鸿渐自认晦气，只得掏钱。

20. [码头边 晨 外]

船向码头靠拢。

码头上涌动着警察、脚夫、接客的人群，他们扰攘着，向船上挥手。

有人在喊着：“我们要到码头上去，不让我们进去啊？让我们进去吧！”

一挥手的人向船上喊着：“我们在这儿！”

舷梯靠岸了。

21. [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甲板 晨 外]

孙先生提着行李放到甲板上，他往后看了一下。

孙太太抱着孩子无精打采地走来。

孙先生见方鸿渐：“方先生啊！再见！”

方鸿渐也客气地：“再见！”